



●李天雄 天泉 著

# 喜马拉雅 绝密行动

●四川民族出版社

I247.5  
3156

5125 129

---

# 喜马拉雅绝密行动

---

李 天 雄 著  
天 泉

四川民族出版社

---

责任编辑 严毓祖  
封面设计 程国英  
技术设计 席伟

## 喜马拉雅绝密行动

李天雄 天泉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乐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5.5插页2 字数317千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ISBN7—5409—0130—6

定价：3.25元

I·28

發展文學創作  
增強民族團結

陈明义  
一九六八年

陈明义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这是他为本书题词

## · 内容提要 ·

五十年代，一支黑手伸进了西藏，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的“喜马二号”行动正在实施中。掌握这一绝密行动的藏民丹珠被追赶、绑架，而又失踪了；一把揭开“喜马二号”行动之密的金剑，由丹珠的妻子次姆保存，而次姆与女儿塔娃却被敌人软禁，这把神密的剑呢？不知去向；爱国上层人士邦达多吉，为阻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深入虎穴，斗智斗勇。“喜马二号”实施时刻迫在眼前，敌人只好孤注一掷，一场惊心动魄、曲折离奇的斗争展开了……。丹珠的命运如何？次姆、塔娃如何脱离苦海？邦达多吉又怎样死里逢生？人民解放军自始至终的巧妙行动，处处扣人心弦。

# 目 录

## 楔 子

- |       |               |     |
|-------|---------------|-----|
| 第 一 章 | 塔娃的诞生.....    | 18  |
| 第 二 章 | 次姆的梦.....     | 32  |
| 第 三 章 | 挣不脱的锁链.....   | 56  |
| 第 四 章 | 顿牙神池上的佛光..... | 67  |
| 第 五 章 | 神秘的马帮.....    | 80  |
| 第 六 章 | 奇怪的活佛.....    | 102 |
| 第 七 章 | 惊雷响自铁马岩.....  | 123 |
| 第 八 章 | 不是显灵的菩萨.....  | 135 |
| 第 九 章 | 冈底斯山的路.....   | 150 |
| 第 十 章 | 路标下的神灵.....   | 167 |
| 第十一章  | 菩萨莲座下的风云..... | 182 |
| 第十二章  | 伸向草原的魔手.....  | 200 |
| 第十三章  | 母女的心声.....    | 217 |

第十四章	五彩祥光罩住了塔娃·····	226
第十五章	扎嘎峡谷的枪声·····	234
第十六章	夜鸟悲啼·····	260
第十七章	卷向海龙山的风涛·····	277
第十八章	波涛上闪耀的红星·····	288
第十九章	她找到了真菩萨·····	298
第二十章	归来的丹珠·····	307
第二十一章	菩萨的金顶下·····	318
第二十二章	沸腾的邦达·····	331
第二十三章	醒来的堆穹·····	338
第二十四章	政委的沉思·····	349
第二十五章	凤麟相争·····	364
第二十六章	冲出牢笼·····	391
第二十七章	大军在阿妈身边·····	422
第二十八章	爆炸吧，金秋望果·····	434
第二十九章	凤麟会合·····	462

# 楔子

---

汉家安居在雪山那边，  
藏家栖息在冰峰草原。  
问飞腾的鹰翅为何折断？  
是山太高，是路遥远，大风的脚步也难走遍，  
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象格桑花开在农奴的心间。  
传说浪游澎湃的东海边，  
有个老爷爷身佩金色的宝剑。  
金剑能化为一道万里彩虹，  
彩虹是一座金桥连接草原雪山，  
为寻求这把金色的宝剑，  
多少人遗恨冰峰，血染草原……

——藏族民歌

**这**首歌已经在西藏流传很久了，它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对光明的追求。人们唱着这支歌走在雪山深谷，走在草原浪心，走在密林深处，他们去寻找金色的宝剑，盼望



能把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砍断。

1935年的春天来得那么早，冰冻的高原却格外温暖起来了。

流经川藏边境的雅砻江，从默默东望的格蒙雪山的胸前飘曳下来，宛如温柔娴静的姑娘沿着洛克草原缓步走着。当她走到草原与雪山连接的峡谷，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勇猛强悍的骑手，挥鞭挟持着奔腾的战马，冲进了峡谷，拖曳着云涌雾漫的浪涛，拍打着两岸陡立的峭岩绝壁，示威地呐喊：“哗哗，哗——哗……”

在浪涛无力拍打到的西岸菩萨岩上，屹立着一个身背六弦琴的年轻藏民丹珠。他脚下的红绒毡靴裂开了口子，裹腿上沾满了泥泞草屑，光着的大脚丫抓着浪花喷溅的峭石，象一座巍然的大山从江中升起，在浪上扎根。他的眼睛睁得象小铃铛一样大，令人惊愕的瞳仁喷出灼热的火。他好象有满腹的怨恨要倾诉，要呼喊，突暴青筋的手，咔嚓捏断了岩头马尾松的枝丫，古铜色的脸泛起青紫，浓黑的眉毛松针般耸立，身边躺着匹血已凝固的枣红马，马脖上清晰地显出被子弹洞穿的血窟窿。他赤裸着紫红色的右臂，破皮袍胡乱地缠在腰上。斜挂的古铜色的琴弦只有三根绷直着，系琴的黄绸沾满了点点血迹。

丹珠好象在呼喊什么人，喊声被江涛吞没了。但他仍然虔诚地把雕有菩萨金像的四四方方的护身盒，举过头顶，朝北边的大雪山拜了三拜，然后大步地沿着陡峭的江岸走了。

夕阳的半个圆圈已落到雪峰后，落霞飘映的远方雪山顿时穿上粉红色的衣衫，象少女的脸上抹上了羞涩的红晕。丹

珠似乎看见了那沐浴在红晕中的雪山，就象心爱的妻子次姆，正远远地朝他挥动着粉红色的头巾。

记得两个月前，丹珠被巴塘的头人曲巴要去演唱《格萨尔王传》<sup>①</sup>，次姆一直把他送到雪山上，才恋恋不舍地和他分手。如今丹珠要回去了，这两个月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难忘啊！

那天，他从巴塘演唱完回来，在路上突然听到了“砰砰”的枪声和“哒哒”的马蹄声。

“倒霉，怕是遇到了色巴<sup>②</sup>！”丹珠心里想着，急忙闪身躺在一排冰柱林立的峡谷里。

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丹珠才看清是一队藏兵在追捕一个人。

蓦地，马一声悲嘶长啸，“扑通”一个沉重的物体从闪过的马背上滚落在他的身边。丹珠弯下腰，立刻触到一片灼热的血糊糊的肉体。他两眼惊愕地盯着倒在身边的白发老人，正欲唤醒他，马蹄声更近了，丹珠急忙抱起老人钻进冰塔林立的深处。

一队藏兵朝冰塔林盲目地开枪，子弹迸落在冰柱上，溅起一圈圈烟花、雪粉。那领头的戴着狐皮帽的藏军军官，挥动着架子枪，高跨在一匹浑身炭黑的大马上嘶喊：

“嘎玛沙<sup>③</sup>，追了几千里，不见了影，大雁飞过草原也留

---

①《格萨尔王传》——这是藏族地区民间口头传说的一部文学巨著，讲的是一个藏族古代虚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

②色巴——强盗。

③嘎玛沙——“他妈的”意思。

下一串声音。这老黑骨头莫非真是神，菩萨把他接到天上去啦！”

“甲本<sup>①</sup>！甲本！看，哒哒哒<sup>②</sup>。”一个满脸雀斑的藏兵狂喜地指着前面的雪峰。

雪峰后果然飞出了一匹白云似的空鞍儿马，那马因找不到主人，疯狂地踢蹄奔窜嘶嘶，“咳儿咳儿”直震得蹄下的雪峰微微颤抖。

“砰砰砰”一排子弹泼向雪峰，把迷惘而惊恐的马激怒了，它长嘶了一声腾空跃起，似一道闪电划破茫茫银空，一阵风似的突然消失了。

那队穷追不舍的藏军紧跟着白马追了上去。

爱马如命的丹珠被神马的勇猛机智惊呆了，心里暗暗地赞道：“夏果<sup>③</sup>！夏果！真正的夏果！”

雪山沉寂了，痛苦地低垂着头。夜色降临了，天空悄悄闭上睁了一天的眼睛。风“呜呜”地抽泣，扬起的雪粒冰渣象不断线儿的暴雨。昏迷中的老人终于醒来了。他微微睁开充血的疲惫的眼，梦幻般地瞅着年轻人颧骨突出的变了形的猴脸，这是一张多么健美英俊的脸呀！（据传，因为藏族的祖先是猴子变的，凡脸上有猴形的藏人就誉为高原雪城最美的男子，也是最善良、最勇敢的男子）老人由于伤势过重，嚅动的嘴吐不出一丝声音。

丹珠见此情景，忙将贴身的汗衫撕成布条，塞缠着老人

---

①甲本——藏军连长。

②哒——马。

③夏果——神鹰。

的伤口。

老人紧紧地抓着丹珠的手，大概是想站起来，在这高高的冰柱林上，再望一眼来的方向。他逐渐明亮的眼睛在寻找着，微弱的声音好象是在寻找那匹与他患难与共的神鹰，但被夜色笼罩的群山挡住了视线，只有“哗哗”的江水在回答着他。

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老人身上的血终于止住了。他好久好久才吐出只有贴耳才能听到的声音：“孩子，叫什么？”

“丹珠！丹——珠！”年轻人贴着老人胡茬蓬乱的脸颊回答。

老人满意地笑了，好象这名字是他梦中呼唤的人。

“老阿爷，乌云想遮住太阳，狂风想撕碎棚子，恶狼一样的藏军是从哪儿蹦出来的，为啥一直追杀你呀？”

“为啥？风暴要折断雄鹰的翅膀，他们为幸福不要落在堆穹<sup>①</sup>的手里……”老人的脸涨得红红的，几乎是挤出全身的劲才说出这几句话。

丹珠用湿帕把老人模糊的脸擦拭干净，露出了熟悉的面孔，他心里说：“他莫非是？……”老人从贴胸处掏出了一把只有一尺长的被血染了的宝剑。丹珠望着宝剑又望着老人，终于喊出来了：“慈洛阿爷！金——凤——剑……”便扑在老人的身上恸哭起来。

慈洛激动地捧着丹珠的头，终于认出了这年轻小伙子就是他的朋友索南旺增的儿子，也是他梦里呼唤的人啊！不

<sup>①</sup>堆穹——奴隶。

等慈洛开口，丹珠就急切地回答：“阿爷，你不是和阿爸一起在鲁康娃的领地邦达吗？听说你们还有好多乡亲都在为藏王凿通铁马岩，建造地下龙宫……我阿爸去了十八年，一点音讯都没有。”

慈洛眼睛逐渐暗淡，嘴唇颤抖着，话被蠕动的喉头堵住了。

“阿爷，是乌云锁住了你的眼睛，还是魔手扼住了你的脖颈！我祈求菩萨保佑你，阿爷你说话呀……”丹珠紧紧地搂住慈洛焦急地却又是轻声地喊着。

一轮明月从江中跳上了冰峰，昏黄的光惨淡地洒落在慈洛的脸上。慈洛眼睛忽然亮了，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晕，精神好起来了，他已察觉到这是弥留时的回光反照，佛爷留给他的时间就这么一点儿啦！慈洛仿佛看见普贤菩萨骑着白玉大象，就在雪峰边挂着的那轮明月下等着他，等着他传下藏家人盼望的金剑。

慈洛在人世上已度过了七十五个辛酸的年头。他从阿爸手里接下红炉、铁砧、镘头时，还是个被领主叫着“琪珠”<sup>①</sup>的人。听祖辈说，他们家从赞普王朝起就是闻名全藏的金匠。老祖宗为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打过金镯、金链、金冠，也为松赞干布锤打过宝刀、鞍镫。他们老家原住在山南的羊卓雍湖边。直到阿爸这一代才迁居到洛克草原来的。为什么要离开圣母一样的羊卓雍湖呢？幼小的他当然无法知道。直到阿爸临终时才告诉了他，是因为阿爸触怒了藏王鲁康娃的父亲，没有给这个杀人如麻的魔王打出能镶九十九颗绿宝石、

---

<sup>①</sup>琪珠——小狗。

红宝石的金冠，献给远在天都的大清皇帝。藏王派人把他追杀到了洛克，幸亏丹珠的阿爷把他藏了起来。从那以后，这两家人就在洛克草原那曲河边的林子里，搭起两座牛毛帐。丹珠家是全藏闻名的雕匠世家。丹珠的阿爸索南旺堆为拉萨三大寺雕刻画廊彩栋、菩萨金身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艺术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如意的彩云，苦难与不幸却象草原的冰雹年年砸在堆穹们的头上。鸟飞得再高，也在天空。马跑得再远，也离不开草原。菩萨的领地里丑恶与善美总是并存的。农奴的血与领主的鞭也是粘胶在一起的。慈洛至死也忘不了那个飘着白毛雪的大风之夜，他和丹珠的阿爸同时被洛克草原的土司泽拉登巴抓走。然后和五百个从各地抓来的农奴一起被钉上了锁链，在恶煞神一样的几十个藏兵押解下，越过了米拉雪山，穿过列亚森林峡谷，跨过怒江、澜沧江，来到了邦达草原的铁马岩。原来他们是被抓来为鲁康娃修造秘密地下宫殿的。刚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国的鲁康娃，那时还没有承袭父亲的王位，他只是一个四品的宗本，但他野心勃勃，早想爬上佛国至尊的宝座。于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决心利用铁马岩的险恶地形，建造一个神秘宫洞，把从全藏搜罗来的佛宝珍奇藏在这里，同时也是他藏龙卧虎的指挥要地。担任这项施工工程的总管是他的心腹泽拉登巴，此人口蜜腹剑，心毒手狠，是不可多得的帮凶猎犬。鲁康娃对慈洛、索南旺增的“绝艺”早已垂涎三尺。这次登巴把他们弄到了手，鲁康娃破例的以礼相待，并腾出一秘室要慈洛为他炼一把打开秘密神洞的金剑（特制的钥匙）；要索南旺增带领一百个农奴在神洞的两壁雕塑镌刻五万个罗汉

金身，把神洞装点得金碧辉煌。

从此，漫长的苦役折磨着洞中的奴隶。炉火、铁屑送走了十八个春秋，溅白了慈洛的鬓发。金粉刺瞎了旺增的双眼，刻刀利刃使索南旺增的手指上结起了数不清的血茧。除了那一方洞天，慈洛再也没看见过春花秋叶；除了那纵横的神洞，旺增再也没见过一头牛羊。尽管鲁康娃每天以好酒好肉、香甜的酥油糌粑相待，慈洛、旺增每端起酒碗时，总看见那酒碗里飘起了人骨、人发、人血；揉着酥油糌粑时，总听到神洞深处皮鞭的撕裂声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一年年上千的奴隶被赶进了神洞，就没有一个人从神洞里回到草原上去。慈洛逐渐从鲁康娃的笑脸上看见了一个魔鬼的影子在摇晃，在他炼剑时总有两个藏兵寸步不离的守在门外。除了旺增被特别允许进洞和慈洛说上几句话，其他人是不许擅入的。有一个小喇嘛进洞添灯，误入了炼剑的地方，当即被藏兵一刀劈为两节。从此，慈洛一炼剑就看见那小喇嘛血淋淋的身肢，手捻佛珠的藏王鲁康娃的偶像在他心中倒塌了。

“他们为什么要修这样的宫殿，又为什么要炼这样的剑？”慈洛逐渐明白这神洞不是菩萨静养的圣地，而是魔鬼般的地狱。他暗地里把剑炼成了两把，雌雄相配为一双。旺增分别在两把剑柄上精雕了麒麟和凤凰。慈洛把雕有麒麟的金剑交给了鲁康娃，而悄悄留下了刻有凤凰的金凤剑。在交剑的那天，鲁康娃高兴得裂嘴大笑，一反常态脱下身披的金袈裟，露出笔挺紫红的西裤，丁香花瓣的丝绸衬衣，将斟满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高举过头顶，一饮而尽。他那紫酱色的脸上，一对松鼠眼朝身边的登巴眨了两下。登巴急忙提起高脖子酒

瓶凑上又斟满了一杯，鲁康娃将高脚杯递给慈洛哈哈笑着：

“喝！喝！为金剑，为你那绝世无双的精艺，干！干！”一只金麟剑在鲁康娃毛茸茸的大手中挥舞闪光。他狂喜得变了形，一剑向香案上的铜鼎砍去，只听“当”地一声，一道闪光铜鼎顿时截为两半。鲁康娃好象根本没有看见身边的慈洛，连连惊赞：“神剑！好一把神剑！真是空前绝后，可惜阿爸今生难以见到啦！”

“老藏王在天之灵会看见的。是菩萨把神剑赐给少爷！”登巴弯腰点头地说。

鲁康娃突然一把抓着登巴耸动的肩头，低声奸笑着说：“嘿嘿！神鹰在天上盘旋等急了，而红汉人的兵马已进逼到金沙江，佛城在不安的动荡之中！”

“拉索！①”登巴涨红的双眼露出阴沉的杀气，他贴近鲁康娃的耳边：“少爷放心，顾团长的兵马也到了金沙江。福星和灾星一起飞来的，就象暴风与艳阳同驾着一只神鹰……”

“啊！”鲁康娃若有所思地叫了一声。他收起金麟剑，转身寻找慈洛，却不见人影，只看到地下的玻璃碎片。“糟了，这老骨头呢？”鲁康娃敏感地意识到刚才狂喜中失了言，但仍不动声色地向登巴叮咛了几句。

趁鲁康娃得意忘形时，匆匆离开的慈洛怀藏暗地留下的金凤剑，来到神洞深处金刚佛莲座下找到索南旺增，把听到的话告诉了他。他俩当即商量趁工程竣工时，率领几百农奴逃出去。可是仔细一琢磨，又推翻了这个计划。因为鲁康娃既

①拉索——语“是”或“好”。



然挖掘的是一座不见天日的地狱，他绝对不会让地狱里能说话的“牦牛”活着出去。好在索南旺增多长了一个心眼，在雕刻神洞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通往洞外的通道。

当慈洛把鲁康娃的话告诉旺增后，旺增并未感到紧张，仿佛这一切是菩萨的安排，只是灾星降临的早迟而已。可慈洛却急得额头上、胡子上都挂满了汗珠，喃喃自语：“旺增呀旺增，豺狼在磨牙，毒蛇出了洞，千万不能大意呀！要是他们把乡亲们一下赶进神门里……”

旺增象是猜透了慈洛的心理，胸有成竹地说：“放心，不等他关闭神门，我们就冲出地狱去。”

“真的！”慈洛半信半疑地说。

旺增贴近慈洛的耳朵悄悄地说着，慈洛布满皱褶的脸上泛起了一条条蠕动的笑纹。

可是，慈洛、旺增却没有想到，狡诈多疑、心黑手毒的鲁康娃，竟在工程还未全部竣工就向登巴下达了密令。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夜晚，铁马岩上铺满尺多深的大雪，冰封的草原上狂风象野马奔窜嘶喊。劳累了一天的几百个农奴，累得连手脚都不想再移动一下，头刚挨地就呼噜噜睡着了，直到如狼似虎的藏兵用棍棒打他们才清醒过来。旺增尽管两天前就秘密地把逃跑的计划告诉了农奴们，但现在已经晚了。一个如本<sup>①</sup>的藏军早已把铁马神洞堵得飞鸟也难逃出。藏兵们在登巴的指挥下，用枪托、皮鞭将农奴们朝洞门里驱赶。旺增痛苦而悲绝地扑到慈洛的身边悄悄说：“慈洛，看来我们是出不去了，这都怪我太粗心，没有识破鲁康娃这个披

---

<sup>①</sup>如本——藏军营的单位。